

青淵文庫
第 第
第 第
架 號 冊

抱朴子外篇

一

嘉遁 崇教 良規 務正 用刑

賢貴

逸民 君道 時難 任能

勗學 臣節 官理 欽士

新錄葛稚川外篇卷之一

志菴盧舜治

評校

慎懋官

閱

嘉遁卷第一

抱朴子曰有懷丘先生者薄周流之棲遑悲吐握之良苦讓高懷於陸海爰躬耕乎斥鹵秘六奇以括囊含琳琅而不吐謚青音則莫之或聞掩輝藻則世不得覩背朝華於朱門保恬寂於蓬戶絕軌躅於金張之間養浩然於幽人之作謂榮顯爲不幸以玉帛爲草土抗靈規於雲表獨違令而遂古庇峻岫之巍峩



讀本記

藉翠蘭之芳茵、漱流霞之澄液、茹八石之精英、思眇眇焉。若居乎虹霓之端、意飄飄焉。若在乎倒景之鄰、萬物不能攬其和、四海不足汨其神。於是有起勢公子、聞之慨然而嘆曰：空谷有項領之駿者、孫陽之耻也。太平遺冠世之才者、賞真之責也。安可令俊民全其獨善之分、而使聖朝乏乎元凱之用哉？乃造而說曰：徒聞振翅竦身、不能凌厲九霄、騰跚玄極、攸叙彝倫者、非英偉也。今先生操立斷之鋒、掩炳蔚之文、玩圖籍於絕跡之數、括藻麗乎鳥獸之群、陳龍章於晦

一本淵字无
一本脫卑字
一本池上有浦字
當淵字之誤
大一作方

夜沈琳琅於重淵、蟄伏於盛夏、藏華於當春、雖復下帷覃思、殫毫騁藻、幽贊太極、單闡釋元本、言歡則木梗怡顏如巧笑、語戚則偶象嘖頤而滂沲、抑輕則鴻羽沈於弱水、抗重則玉石漂於飛波、離敗則肝膽爲胡越、合異則萬殊而一和、切論則秋霜春肅、溫辭則冰條吐葩、摧高則峻極頽淪、竦卑則池堦我疵、清則倚暗外光、救濁則立澄黃河、然不能沾大惠於庶物、著弘勲於皇家、名與朝露皆晞、體與蜉蝣並化、忽崇高於聖人之寶、忘川逝於大耋之嗟、竊爲先生不取

焉。蓋聞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先聖憂時，思行其道。三月無君，皇皇如也。卽今聖主，乃與堯舜一致。愍此黎民，亦可比屋而封。故或負鼎而龍躍，或扣角以鳳歌。不須蒲輪而後動，不待文王而後興。潛初飛五，與時消息。進有攸往之利，退無濡尾之累。明哲以保身，宣化以濟俗。使夫承蘭風以傾柯，濯清波以遣穢。有若沈景之應朗鑒，方圓之赴規矩。故勲格上下，惠沾八表。夫有唐所以巍巍重華，所以恭已。西伯所以三分，姬發所以革命。桓文所以一匡，漢高所以應天。未有

不致群賢爲六翮，託豪傑爲舟楫者也。若令各守洗耳之高，人執耦耕之分，則稽古之化，不建。英明之盛，不彰。明良之歌，不作。括天之網，不張矣。故藏器者珍於變通，隨時英逸者貴於吐奇。撥亂若乃耀靈翳景，於雲表則麗天之明不著。哮虎齟牙而握角爪，則搏噬之捷不揚。太阿潛鋒而不擊，則立斷之頸不顯。騄駼踣趾而不馳，則追風之迅不形。並默則貢與暗者同口，咸暝則離朱與矇瞽不殊矣。先生繫身而忽大倫之亂，得意而忘安上之義。存有關機之累，沒無金

邪夫

石之聲庸人且猶憤色何有大雅而無心哉天繩舒
則木直正進則雅凋有虞舉則四凶戮宣尼入則少
卯梟猶震雷駭則磬鼓咽朝日出則螢燭幽也不拯
招魂之病則無以効越人之絕伎不獎多難之世則
無以知非常之遠量高拱以觀溺非援物之人也懷
道以迷國非作者之務也若侯中唐殪占日之草朝
陽繁鳴鳳之音郊時獨角之獸野攢連理之林長旌
卷而不懸干戈戢而莫尋少伯方將告退於成功孰
能相擢乎陸沈哉深願先生不遠速復哉於是懷水

水作冰

林作林

躊躇一作躊躇

殆一作確

屢空一作蕭武

先生蕭然遐眺遊氣天衢情神潦緬旁若無物俯而
答曰嗚呼有是言乎蓋至人無爲棲神沖漠不役志
於祿利故害辱不能加也不躊躇於險途故傾墜不
能爲患也藜藿不供而意佚於方丈齊編庸民而心
歡於有土寢宜僚之舍閉干木之閭攜莊萊之友治
陋巷之居殆岳峙而不拔豈有懷於卷舒乎以慾廣
則濁和故委世務而不紆眄以位極者憂深故背勢
利而無餘疑其貴不以爵也富不以財也侶雲鵬以
高逝故不縈翮於腐鼠以屢空爲厚誠故不改樂於

簞瓢且夫玄黃遐邇而人生倏忽以過隙之促託罔極之間迅乎猶奔星之蹵見飄乎似飛矢之電經聊且擾游以自得安能苦形於外物哉夫鳶不結網麟不墮牢相彼鳥獸猶知爲患風塵之徒曾是未吝也若夫要離滅家以効功紀信起燔以誑楚陳賈刎頸以証弟仲由投命而菹醢嬴門伏劍以喪心聶政感惠而屠菹荆卿絕臙以報燕楚公含悲而受首皆下愚之狂惑豈上智之攸取哉益厚祿者責重爵尊者神勞故漆園垂綸而顧卿相之貴栢成操耜而不屑

諸侯之高羊說安乎屠肆楊朱吝其一毛僥求之徒昧乎可欲集不擇木仕不料世貪進不慮負乘之禍受任不計不堪之敗論榮貴則引伊周以救溺言亢悔則諱覆餗而不記伺河龍之睡而撥明珠居量表之寵而冀無患耽漏刻之安蔽必至之危無朝菌之榮望大椿之壽似蹈薄冰以待夏日登朽枝而須勁風淵魚之引芳餌澤雉之咽毒粒咀漏脯以充饑酣醵酒以止渴也昔箕子覩象箸而流泣尼父聞偶葬而永歎益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然而闇夫蹈機

不覺何前識之至難而利欲之彌篤邪周成賢而信流言公旦聖而走南楚託鴟鵂以告悲賴金滕以僅免况能寤之主不世而一有不悅之謗無時而慙之德不以激烈風而起斃木事不以載珪璧而稱多才嗟泣靡及宜其然也夫漸漬之久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骨肉乖析塵羽之積則沈舟折軸三至之言則市虎以成故江充䟽賤非親於元儲後母假繼非密於伯奇而掘梗之誣滅父子之恩袖蜂之誑破天性之愛又况其他安可自必嗟乎伍員所以懷忠而

漂尸悲夫白起所以秉義而刎頸也蓋徹見所爲寒心匠人之所眩惑矣又欲推短才以希雷同伐獨是以彈衆非然不覩金雖克木而錐鑽不可以伐鄧林水雖勝火而升合不足以救焚山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却蕭丘之熱是以身名並全者甚稀而先笑後號者多有也畏亢悔而貪榮之欲不減忌毀辱而爭肆之情不遣亦猶恐濕而泳深淵憎影而不就陰穿舟而息漏猛爨而止沸者也夫七尺之骸稟之所以生不可受全而歸殘也方寸之心制之在

嘉一作加
拱一作撞

我不可放之於流通也。躬耕以食之，穿井以飲之，短褐以蔽之，蓬廬以覆之，彈詠以娛之，呼吸以延之，逍遙竹素，寄情玄毫，守常待終，斯亦足矣。且夫道存則尊，德勝則貴，隋珠彈雀，知者不爲，何必須權而顯，俟祿而飽哉？且夫安貧者以無財爲富，甘卑者以不仕爲榮，故幼安浮海而澄神，胡子甘心於退耕，逢比有令德之罪，信布陷功大之刑，一枝足以戢鸞羽，何煩乎豐林，潢滂足以泛龍鱗，豈事乎滄海，藜藿嘉於八珍，寒泉旨於醽醁，躡履美於赤舄，緼袍麗於袞服，拱

把安於杖鉞，鳴條樂乎絲竹，茅茨艷於丹楹，采椽珍於刻桷，登嵩峯爲臺榭，庇巖雷爲華屋，積篇章爲敖庾，寶玄談爲金玉，棄細人之近戀，損庸隸之所欲，遊九臯以含歡，遣智慧以絕俗，同屈尺蠖，藏光守璞，表拙示訥，知止常足，然後咀嚙芝芳，風飛雲浮，晞景九陽，附翼高遊，仰棲梧桐，俯集玄洲，孰與御轡而伏櫪，同被繡於犧牛哉？起勢公子曰：夫人而不出者，謂之耽寵，忘退往而不反者，謂之不仕，無義故達者以身非我有，任乎所值，隱顯默語，無所必固，時止則止，時

行則行束帛之集庭燎之舉則君子道長在天利見
若運涉陽九讒勝之時則不出戶庭括囊勿用龍起
鳳戢隨時之宜古人所以或避危亂而不肯入或色
斯而不終日者慮巫山之失火恐芝艾之并焚耳方
今聖皇御運世夷道泰仁及養生惠風遐邁威肅鬼
方澤沾九裔儀坤德以厚載凝乾穹以高蓋神化則
雲行雨施玄澤則烟溫汪濊四門穆穆以博延主恩
英逸以俾乂此乃千載所希值剖判之一會而先生
慕嘉遁之偏枯不覺狷華之患害也務乎單豹之養

之乃山一作山之蓋

內未觀暴虎之犯外也是聞涉水之或溺則謂乘舟
皆敗以商臣之爲凶則繼體無類也懷永先生曰聖
化之盛誠如高論出處之事人各有懷故堯舜在上
而箕穎有巢棲之客夏后御世而窮谷有握耒之賢
豈有慮於此險哉益各附於所安也是以高尚其志
不仕王侯存夫父象匹夫所執延州守節聖人許焉
僕所以逍遙於丘園歛跡乎草澤者誠以才非政事
器乏治民而多士雲起髦彥鱗萃文武盈朝庶事旣
康故不欲復舉熠燿以廁日月之間拊甌甓於洪鍾

之側、貢輕扇於堅冰之節、銜裘鑑乎隆暑之月、必見棄於無用、速非時之巨擘、若擁經著述、可以全真、成名有補末化、若強所不堪、則將顛沛惟咎、同悔小狐、故居其所長、以全其所短耳、雖無立朝之勲、卽戎之勞、然切磋後生、弘道養政、殊塗一致、非介狷之民也、劣者全其一介、何及於許由、聖世恕而容之、同曠於有唐、不亦可乎、起勢公子勃然自失、肅爾改容曰、先生立言助教、文討姦違、標退靜以抑躁競之俗、興儒教以救微言之絕、非有出者、誰叙彝倫、非有隱者、誰誨童蒙、普天率土、莫匪臣民、亦何必垂纓執笏者爲事、而樂饑餓門者可非乎、失群迷乎雲夢者、必須指南以知道、並乎滄海者、必仰辰極以得反、今聞嘉訓、乃覺其蔽、請負衣冠、策駑希驥、汎愛與進、不嫌擇焉、

逸民卷第二

抱朴子曰、余昔遊乎雲臺之山、而造逸民、遇仕人在焉、仕人之言曰、明明在上、總御八紘、華夷同歸、要荒服事、而先生遊栢成之遐、武穆群黎於鳥獸、然時移俗異、世務不拘、故木食山棲、外物遺累者、古之清高

雄一作雄

今之逋逃也。君子思危於未形，絕禍於方來，無乃去
張毅之內熱，就單豹之外害，畏盈抗慮，忘亂群之近
憂，避牛跡之淺險，而墮百仞之不測，違濡足之泥涇，
投鑪冶而不覺乎？逸民答曰：夫銳志於錐鼠者，不失
騶虞之用，必勝務於庭粒者，安知鴛鴦之遠指？猶焦
螟之笑雲鵬，朝菌之怪大椿，坎蛙之疑海，鼃蛇之嗤
應龍也。子誠喜懼於勸沮焉，識玄曠之高韻哉！吾幸
生於堯舜之世，何憂不得此人之志乎？仕人曰：昔狂
狷華士，意不爭上，隱於海隅，而太公誅之。吾子沈遁

嫉一作愛
尚一作上

不亦危乎？逸民曰：呂尚長於用兵，短於爲國，不能儀
玄黃以覆載，擬海嶽以博納，褒賢貴德，樂育人才，而
甘於刑殺，不修仁義，故其刼殺之禍，萌於始封。周公
聞之，知其無國也。夫攻守異容，道貴知變，而呂尚無
烹鱗之術，出致遠之御，推戰陳之法，嫉高尚之士，可
謂賴甲冑以完刃，又兼之浮泳以射走之儀，又望求
之於准的者也。夫傾庶鳥之巢，則靈鳳不集，漉魚鼈
之池，則神虬遐逝，刼凡獸之胎，則麒麟不峙，其郊害
一介之士，則英傑不踐其境。呂尚創業垂統，以示後

人而張苛酷之端開殘賊之軌適足以驅俊民以資他國逐賢能以遺讐敵也去彼市馬骨以致駿足軾陋巷以退秦兵者不亦遠乎子謂呂尚何如周公乎士人曰不能審也逸民曰夫周公大聖以貴下賤吐哺握髮懼於失人從白屋之士七十人布衣之徒親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者十有二人皆逼以在朝也設令呂尚居周公之地則此等皆成市朝之暴尸而溝澗之腐齒矣唐堯非不能治致許由巢父也虞舜非不能脅善卷石戶也夏禹非不能逼柏成子高

尊一作復

也成湯非不能錄卞隨務光也魏文非不能屈干木也晉平非不能吏亥唐也然尊而肆之貴而重之豈六君之小弱也誠以百行殊尚默默難齊慕尊賢之美稱恥賊善之醜迹取之不足以增威放之未憂於官曠從其志則可以闡弘風熙隆退讓厲苟進之貪夫感輕薄之冒昧雖噐不益於旦夕之用才不周於立朝之俊不亦愈於脅肩低眉諂媚權右提贄懷貨宵征同塵爭津競濟市買名品棄德行學文之本赴雷同比周之末也彼六君尚不肯苦言以侵隱士寧

肯加之鋒刃乎。聖賢誠可師者，呂尚居然謬矣。漢高帝雖細行多闕，不涉典藝，然其弘曠恢廓，善恕多容，不繫近累，益豁如也。雖饑渴四皓而不逼也。及太子卑辭致之，以爲羽翼，便敬德矯情，惜其大者，發黃鵠之悲歌，杜婉妾之覬覦，其珍賢貴隱如此之至。宜其以布衣而君四海，其度量益有過人者矣。且夫呂尚之殺猾華者，在於恐其沮衆也。然俗之所患者，病乎躁於進趨，不務行業耳。至苦於安貧樂賤者，之大多也。假令隱士往往屬目，至於情掛勢利，志無止足者，

至一作不

終莫能割此常慾而慕彼退靜者也。開闢已降，非少人也。而忘富遺貴之士，猶不能居萬分之一。仲尼親受業於老子，而不能修其無爲；子貢與原憲同門，而不能模其清苦；四凶與巢由同時，王莽與二龔共世，而不能効也。凡民雖復咎督之危辱之，使追猾華，猶必不肯，乃反憂其壞俗邪。呂尚思不及此，以軍法治平世，枉害賢人，酷誤已甚矣。賴其功大，不便以至顛沛耳。且呂尚之未遇文王也，亦曾隱於窮賤，凡人易之老婦逐之，賣傭不售，屠釣無獲，曾無一人慕之。其

避世也何獨慮狷華之沮衆邪設令殷紂亦去逃遁
收而歛之尚臨死豈能自謂罪所應邪魏武帝亦刑
罰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明明自陳不樂
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汙君之
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紛擾日久求
競成俗或推貨賄以龍躍或階黨援以鳳起風成化
習大道漸蕪後生昧然儒訓遂湮將爲立身非財莫
可苟有卓然不群之士不出戶庭潛至志味道誠宜
優訪以興謙退也夫使孫吳荷戈一人之力耳用其

計術則賢於萬夫今令大儒爲使不必切事肆之山
林則能陶冶童蒙闡弘禮敬何必服巨象使捕鼠犢
鸞也則鐘鼎鐫其聲若乃零淪藪澤空生徒死亦安
足貴乎逸民答曰子可謂守培塿玩狐丘未登閬風
而臨雲霓翫滢汀游潢澆未浮南溟而涉天漢凡所
謂志人者不必在乎祿位不必須乎勛伐也太上無
已其次無名能振翼以絕群駛迹以絕軌爲常人所
不能爲割近才所不能割少多不爲凡俗所量恬粹
不爲名位所染淳風足以濯百代之穢高標足以激

將來之濁何必紆朱曳紫服冕乘輅被犧牛之文繡
吞詹何之香餌朝爲張天之炎熱夕成氷冷之委灰
夫斥鷃不以蓬榛易雲霄之表玉鮪不以幽岫賀滄
海之曠虎豹入廣廈而懷悲鴻鵠登嵩巒而含感物
各有心安其所長莫泰於得意而慘於失所也經世
之士悠悠皆是一日無君惶惶如也譬猶藍田之積
玉鄧林之多材良工大匠肆意所用亦何必棲魚而
沈鳥哉嘉遁高蹈先聖所許或出或處各從攸好益
士之所貴立德立言若夫孝友仁義操業清高可謂

立德矣窮覽墳索著述粲然可謂立言矣夫善卷無
治民之功未可謂之臧於俗吏仲尼無攻伐之勛不
可以爲不及於韓白矣身名並全謂之爲上隱居求
志先民加焉夷齊一介不合變通古人嗟嘆謂不降
志辱言不降者明隱逸之爲高也不辱者知羈繫之
爲滂也聖人之清者孟軻所美亦云天爵貴於印綬
志修遺榮孫卿所尚道義旣重可輕王公而世人所
畏唯勢所重唯利盛德身滯便謂庸人器小任大便
爲高士或有乘危冒嶮投死忘生棄遺體於萬仞之

下邀榮華乎一朝之間。比夫輕四海愛頸毛之士。何其緬然邪。仕人曰。潛退之士得意山澤。不荷世貴。蕩然縱肆。不爲時用。嗅祿利。誠爲天下無益之物。何如。逸民答曰。夫麟不吠守。鳳不司晨。騰黃不引犁。尸祝不治庖也。且夫揚大明乎無外。宣姬煦之和風者。日以經時無日。不可以一旦無火。然其大小不可同也。江海之外。彌綸二儀。升爲雲雨。降成百川。而朝夕之用。不及累仞之井。灌田溉園。未若溝之沃。校其巨細。

孰爲曠哉。桀紂帝王也。仲尼陪臣也。今見比於桀紂。則莫不怒焉。見擬於仲尼。則莫不悅焉。爾則貴賤果不在位也。故孟子云。禹稷顏淵易地皆然矣。宰予亦謂孔子賢於堯舜遠矣。夫匹庶而釣稱於王者。儒生高極乎唐虞者。德而已矣。何必官哉。且夫曜靈升於造化。運天地於懷抱。恢恢然世不棲於心術茫茫然故寵辱不汨其純白。流俗之所欲。不能樂其神。近人之所惑。不能移其志。榮華猶贅疣也。萬物猶蜩翼也。若無者其肯誥屈其支體。俯仰其容儀。挹酌於其所不。

喜修索於其所棄遺、怡顏以取進、曲公以避退、恐俗人之不悅、感我身之凌遲、屈龍淵爲錐鎖之用、抑靈輿爲鼙鼓之音、推黃鉞以適鈇鑕之持、撓華旗以入林杞之下、乎古公杖策而捐之、越翳入穴以逃之、季札退耕以委之、老萊灌園以遠之、從其所好、未與易也、故醇而不雜、斯則富矣、身不受役、斯則貴矣、若夫剖符有土、所謂祿利耳、非富貴也、且夫官高者其責重、功大者人忌之、獨有貧賤、莫與我爭、可得長寶、而無憂焉、濯裘布被、拔葵去織、不掩豆、菜肴糲食、又

獲逼下、邀僞之譏、樹塞反玷、三歸玉食、穰侯之富、安昌之泰、則有僭上海濁之累、未若遊神典文、吐故納新、求飽乎耒耜之端、索緼乎杼軸之間、腹仰河而已、滿身集一枝而餘安、萬物芸芸化爲埃塵矣、饘粥糊口、布褐緼袍、淡泊肆志、不憂不喜、斯爲尊樂、喻之無物也、夫仕也者、欲以爲名邪、則修毫可以寄姓、字何假乎、良始何須乎、鑕鼎哉、孟子不以矢石爲功、楊雲不以致民益世、求仁而得不亦可乎、仕人又曰、隱遁之士、則爲不臣、亦豈宜居君之地、食君之穀乎、逸民

曰何謂其然乎昔顏回死魯定公將躬吊焉使人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內皆臣也定公乃升自東階行君禮焉由此論之率土之濱莫匪王臣可知也在朝者陳力以秉事山林者循德以厲貪清濁殊塗同歸俱人臣也王者無外天下爲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其境也安得玄虛空食咀流霞而使之不居乎地不食乎穀哉夫山之金玉水之珠貝雖不在府庫之中不給朝夕之用然皆君之財也退士不居肉食之列亦猶山水之物也豈非國有乎許由不竄於四海之

穀一作谷

物一作邦

外四皓不走於八荒之表也故曰萬物黎獻其惟帝臣干木不荷戈戍境築壘疆場而有蕃魏之功今隱者潔行蓬華之內以詠先王之道使民知退讓儒墨不替此亦堯舜之所許也昔夷齊不食周粟鮑焦死於橋上彼之硜硜何足師表哉昔安帝以玄纁玉帛聘周彥祖桓帝以玄纁玉帛聘韋休明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楊仲宣就拜侍中不到魏文帝徵管幼安不至又就拜光祿勳竟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桓帝玄纁玉帛聘徐孺子就拜太原太

守及東海相不到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樊季高不到
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又賜几杖待
以師傅之禮獻帝時鄭康成州辟舉賢良方正茂才
公府十四辟皆不就公車徵右中郎博士趙相侍中
大司農皆不起昭帝公車徵韓福到賜帛五十疋及
羊酒法高卿再舉孝廉本州五辟公府八辟九舉賢
良博士三徵皆不就桓帝以玄纁玉帛安車輶輪聘
韓伯休不到以玄纁玉帛安車輶輪聘姜伯雅就拜
太中大夫捷爲太守不起然皆見優重不加威辟也

捷一作捷

若此諸帝褒隱逸之士不謬者則呂尚之誅華士爲
凶酷過惡斷可知矣仕人乃悵然自失慨爾永歎曰
始悟超俗之理非容瑣所見矣

勗學卷第三

抱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簸揚埃穢雕鍛鑛
璞礱鍊屯鈍啟道聰明飾染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
成仰觀俯察於是乎在王道於是乎備進可以爲國
退可以保已是以聖賢罔不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
之漏盡日中而不釋饑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

不一作莫

當世哉誠樂之自然也夫斲削刻畫之薄伎射御
騎乘之易事猶須慣習然後能善况乎人理之曠道
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緬邈玄粵誠難生知雖
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甘匪和弗美故璫華不琢
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鍔不淬則純鈞之勁不就火則
不鑽不生不扇不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質
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登闔風捫晨極然後知井谷
之閭隘也披六經玩百氏然後覺面牆之至困也夫
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焉心雖勤而無獲矣廣

淬作治

可不以一作不
可第

博以窮理猶順風而託焉體不勞而致遠矣粉黛至
則西施以加麗而宿瘤以藏醜經術深則高才者洞
逸鹵鈍者惺悟文梓干雲而可不以臺榭者未加班輸
之結構也天然爽明而不可謂之君子者不識大倫
之臧否也欲超千里於終朝必假退影之足欲凌洪
波而遐濟必因艘楫之器欲見無外而不下堂必由
之乎載籍欲測淵微而不役神必得之乎明師故朱
綠所以改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披玄雲而揚大明
則萬物無隱其狀矣舒竹帛而考古今則天地無藏

其情矣。况於鬼神乎。而况於人事乎。泥塗可今。齊堅
乎金玉。曲木可攻之。以應繩墨。百獸可教之。以戰陳
六畜可習之。以進退。沈鱗可動之。以聲音。機石可感
之以精誠。又况乎含五常而稟最靈者哉。低仰之駟
教之功也。驚擊之禽。習之馴也。與彼凡馬野鷹。本實
一類。此以飾貴。彼以質賤。運行潦而勿輟。必混流乎
滄海矣。崇一簣而弗休。必鈞高乎峻極矣。大川滔蕩
則虬螭群游。日就月將。則德立道備。乃可以止夢乎
丘旦。何徒解桎乎困蒙哉。昔仲由冠鷄帶犢。震珥鳴

蟬。杖劔而見。拔刃而舞。盛稱山之勁竹。欲任掘強之
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堂之生。而登四科
之哲。子房鄙人。而灼聚凶猾。漸漬道訓。成化名儒。乃
抗禮於王公。豈直免於庸陋。以是賢人悲寓世之倏
忽。疾泯沒之無稱。感朝聞之弘訓。思通微之無類。懼
將落之明戒。覺罔念之作狂。不飽食以終日。不棄功
於寸陰。鑒逝川之勉志。悼過隙之電速。割遊情之不
急。損人間之末務。洗憂貪之心。遣廣願之穢息。畋獵
博奕之遊戲。矯晝寢坐睡之懈怠。知徒思之無益。遂

振策於聖途學以聚之問以辯之進德修業溫故知
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絕
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帶經
以芸鉏路生截蒲以寫書黃霸抱柱桔以受業甯子
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奧窮測微言觀萬古如
同日知八荒若戶庭考七耀之盈虛步三五之變化
審盛衰之方來驗善否於往昔料玄黃於掌指甄未兆
以如成故能盛德大業冠於當世清芳令問播于罔
極也且夫聞商羊而戒浩漭訪鳥喙而洽東肅諮萍

實而言色味訊土狗而識墳羊被靈寶而知山隱因
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蠡而覺
閨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夫童謠猶助聖人之
耳目豈况墳索之弘博哉才性有優劣思理有修短
或有夙知而早成或有提耳而後喻夫速無時習者
驥騄之足也遲解晚覺者鶉鵲之翼也彼雖尋飛絕
景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過焉此雖止咫尺以進往而
不輟則山澤可越焉明暗之學其猶茲乎蓋少則志
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修學務早及其精專

無一作悟

習與性成不異自然也若乃絕倫之器盛年有故雖
失之於暘谷而收之於虞淵方知良田之晚播愈於
卒歲之荒蕪也日燭之喻斯言當矣世道多難儒教
淪喪文武之軌將隨凋墜或沈溺於聲色之中或驅
馳於競逐之路孤貧而精六藝者以遊夏之資而抑
頓乎九泉之下因風而附鳳翼者以駑庸之質猶或
翔乎霞霄之表舍本逐末者謂之勤修庶幾擁經求
已者謂之陸沈迂濶於是莫不蒙塵觸雨戴霜履水
懷黃握白提清潔肥以赴邪徑之近易規朝種而暮

穰一作獲
游一作精
精一作靜

穰矣若乃下帷高枕遊神九典游藝義蹟隱味道居
精確乎建不拔之操楊青於歲寒之後不揆世以役
迹不隨衆以萍漂者蓋亦鮮矣汲汲於進趨悒悒於
否滯者豈能舍至易速達之通塗而守甚難必窮之
塞路乎此川上所以無人子矜之所爲作愍俗者所
以痛心而長慨憂道者所以含悲而頽思也夫寒暑
代謝否終則泰文武迭貴常然之數也冀群寇畢滌
中興在今七曜遵度舊邦惟新振天惠以廣掃鼓九
陽之洪爐運大鈞乎皇極開玄模以軌物陶冶庶類

匠成翹秀蕩汰積埃革邪反正戢于戈橐弓矢興辟
雍之庠序集國子修文德發金聲振玉音降風雲於
前初旅束帛乎丘園今抱翼之鳳奮翔於清虛項領
之駿騁迹於千里使夫含章抑鬱窮覽洽聞者申公
伏生之徒發玄纁登蒲輪起結氣陳立素顯其身行
其道俾聖世廸唐虞之高軌馳升平之廣塗玄流沾
於九垓惠風被乎無外五刑厝而頌聲作和氣洽而
嘉穰生不亦休哉昔秦之二世不重儒術舍先聖之
道習刑獄之法民不見德唯戮是聞故惑而不知反
迷之路敗而不知自救之方隨墮墜於雲霄之上而
薙粉乎不測之下爲尊及卑可無鑒乎

崇教卷第四

抱朴子曰澄視於秋毫者不見天文之煥炳耽心於
細務者不覺儒道之弘遠翫鮑者忘薙蕙迷大者不
能反夫受繩墨者無枉剗之木染道訓者無邪僻之
人飾治之術莫良乎學學之廣在於不倦不倦在於
固志志苟不固則貧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者沉淪
於逸樂是以遐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面牆之徒比

顓愚一作視內

梁一作梁

肩而接武也。若使素士則晝躬耕以糊口，夜薪火以修業。在位則以酣宴之餘暇，時遊觀於勸誡，則世無顓愚。游夏不乏矣。亦有饑寒切已，藜藿不給，膚困風霜，口乏糟糠，出無從師之資，家有旦暮之急。釋耒則農事廢，執卷則供養虧者，雖闕學業，可恕者也。所謂千里之足，困於鹽車之下；一刀之鑕，不經鍛冶之門者也。若夫王孫公子，優游貴樂，婆娑綺紈之間，不知稼穡之艱難，目倦於玄黃，耳疲乎鄭衛，鼻饜乎蘭麝，口爽於膏粱，冬蹈貂狐之溫麗，夏綰紗縠之翩飄，出

驅慶封之輕軒，入宴華房之燦蔚，飾朱翠於楹桷，積無已於篋匱。陳妖冶以娛心，酒醺醪以沉醉，行爲會飲之魁，坐爲博奕之帥。省文章既不曉，觀學士如草芥，口筆乏乎典據，牽引錯於事類。劇談則方戰而已，屈臨疑則未老而憔悴。雖菽麥之能辯，亦奚別乎瞽瞍哉？抱朴子曰：蓋聞帝之元儲，必入太學，承師問道，齒於國子者，以知爲臣，然後可以爲君；知爲子，然後可以爲父也。故學立而仕，不以政學；操刀傷割，鄭喬所嘆；觸情縱欲，謂之非人。而貴游子弟，生乎深宮之

以一作已

中長乎婦人之手、憂懼之勞、未常經心、或未免於襁
褓之中、而加青紫之官、纔勝衣冠、而居清顯之位、操
殺生之威、提黜陟之柄、榮辱決於與奪、利病感於唇
吻、愛惡無時、暫乏毀譽、括屬於耳、嫌疑象類、似是而
非、因機會以坐無端、借素信以設巧言、交構之變、千
端萬緒、巧筭所不能詳、毫釐所不能究也、無術學則
安能見邪正之真偽、且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無所
感假、能無傾巢覆車之禍乎、先哲居高、不敢忘危、愛
子欲教之義、方雕琢切磋、弗納於邪偽、選明師於以

禾下於字嗣

下以一作乎

慄

象成之、擇良友以漸染之、督之以博覽、示之以成敗、
使之察往以悟來、觀彼以知此、驅之以直道之上、歛
之乎檢括之中、凜乎若跟掛於萬仞、慄然有如乘奔
以履冰、故能多遠悔吝、保其貞吉也、昔諸竇蒙道教
之福、霍禹受率意之禍、中山東平以好古而安、燕刺
由面牆而危、前事不忘、今之良鑒也、湯武染乎伊呂、
其興勃然、辛癸染乎驩崇、其忘忽焉、朋友師傅尤宜
精簡、必收寒素德行之士、以清苦自立、以不群見憚
者、其經術如仲舒、桓榮者、強直若龔、遂王吉者、能朝

基一作其

夕講論忠孝之至道正爲証存亡之軌迹以洗濯垢
涅閑邪矯枉宜必抑情遵憲法入德訓者矣漢之末
世吳之晚年則不然焉望冠蓋以選用任朋黨之華
譽有師友之名無拾遺之實匪爲無益乃反爲損故
其所講說非道德也其所貢進非忠益也唯在於新
聲艷色輕體妙手評歌謳之清濁理管絃之長短相
狗馬之勁驚議遨遊之處所比錯塗之好惡方雕琢
之精龕校彈棊木樗蒲之巧拙計漁獵相掊之勝負
品藻妓妾之妍蚩指摘衣服之鄙野爭騎乘之善否

論弓劍之疎密招奇合異至於無限盈溢之過日增
月甚其談宮殿則遠擬瑤臺瓊室近効阿房靈光以
千門萬戶爲局促以昆明太液爲淺陋笑茅茨爲不
肖以土堦爲朴駸民力竭於功役儲蓄靡於不急起
土山以准嵩霍決渠水以象九河登凌霄之華觀闢
雲際之綺窻淫音譟而惑耳羅袂揮而亂目濮上北
里迭奏迭起或號或呼俾晝作夜流連於羽觴之間
沉淪於絃節之側或建翠翳之青葱或射勇禽於郊
垌馳輕足於嶮峻之址暴僚隸於盛日之下舉火而

往乘星而返機事廢而不修賞罰棄而不治或浮文
艘於滉漾布密網於綠川垂香餌於漣潭縱擢歌於
清淵飛高繳以下輕鴻引沈淪以拔潛鱗或結罝罟
於林麓之中合重圍於山澤之表列丹雘於風草騁
逸騎於平原從盧狗以噬狡獸飛輕鷁以驚翔禽勁
弩殪狂兕長戟斃熊虎如此既彌年而不厭歷載而
無已矣而又加之以四時請會祖送慶賀要思數之
密客接執贊之嘉賓人間之務密勿枉極是以雅正
相遠遨逸漸篤其去儒學緬乎邈矣能獨見崇替之

高一作自

理高拔淪溺之中舍敗德之嶮塗履長世之大道者
良世鮮矣嗟乎此所以保國安家者至稀而傾撓泣
血者無筭也今聖明在上稽古濟物堅隄防以杜決
溢明褒貶以彰勸沮想宗室公族及貴門富年必當
競上尚儒術樽節藝文釋老莊之意不急精六經之
正道也

君道卷第五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濁黃判而下流尊卑等威
於是乎著往聖取諸兩儀而君臣之道立設官分

檢不齊一作
明檢齊

職而雍熙之化隆君人者必修諸已以先四海去偏
黨以平王道遣私情以標至公擬宇宙以籠萬殊真
偽既明於物外矣而兼之以自見矣聽既聰於接來
矣而加之以自聞矣儀決水以進善鈞絕絃以黜惡
昭德塞違庸親昵賢使規盡其圓矩竭其方繩肆其
直斤効其斲器無量表之任才無失授之用考名責
實屢省勤恤樹訓典以示民極審褒貶以彰勸沮檢
不以杜僭濫詳直枉以違悔吝其與之也無判理之
幸其奪之也有百氏之揜匠之以六藝軌之以忠信

蒞之以慈和齊之以禮刑揚仄陋以伸沈抑激清流
以澄臧否使物無詭道事無非分立朝牧民者不得
侵官越局推轂卽戎者莫敢憚危顧命悅近以懷遠
修文以招攜阜百姓之財粟闡進德之廣塗杜機僞
之繁務則明罰勅法哀敬折獄淳化治則匿瑕藏疾
五教在寬外惣多士於文武內建維城之穆屬使親
踈相持尾爲身幹枝雖茂而無傷本之憂流雖盛而
無背源之勢石盤岳峙式遏覬覦見三苗之傾殄則
知川源之未可峙也覩翳幽之不守則覺嚴嶮之不

強下一有楚字

抱朴子

卷之一

三

夕

足賴也。夫江漢猶存而強虜辱劍閣自如而子陽赤族四岳三塗實不一姓。金城湯池未若人和守在海外。匪山河也是以賢君抱懼不足而改過恐有餘謀。當計得猶思危而弗休焉。戰勝地廣猶戒盈而夕惕焉。象渾穹以遐壽式坤厚以廣載。運重光以表微致遠思乎未兆資春景以嫗煦範秋霜以肅物。訓詔以校同異平衡以銓群言虛已以盡下情推功以勸將來御之以術則終始可竭也。整之以度則參差可度也。崑若閬風之凌霄而諸下不得以輕重料焉。窈若

而一作則

玄淵之萬仞

而

近不能以少多量焉。然則君之源流

立一作畫疑畫

不窮而百僚之才力畢陳矣。我之涯畔無外而彼斤兩可限矣。發號吐令則鞠若震雷之激響而不爲邪辯改其正立法創制則炳若七耀

麗

天而不以愛惡

曲其情宏畧遠罩則藹若密雲之高結居貞成務則確若嵩岱之根地料倚伏於未萌之前審毀譽於巧言之口不使敦朴散於雕僞不使一體澆於二端雖能獨斷必博納乎芻蕘雖務含弘必清耳於浸潤民之饑寒則哀彼責此百姓有罪則謂之

在於

嘉祥之

於一人一本作予

抱朴子

卷之一

元

外

臻則念得神之祐或逢天之怒則思桑林之引不吝
改絃於宜易之調不恥反迷於朝過之塗虎眊以警
密麟時以接䟽路無擊壤之叟則羞聞和音之作民
有不粒之匱則媿臨方丈之膳處飛閣之概天則懼
役夫之勞瘁茹柔嘉之旨脆則憂敬授之失時聆管
絃之宴美則戚逸樂之有過瞻藻麗之美采則慮賦
歛之慘烈遵放勛之麤裘准衛文之大帛追有夏之
卑宮識露臺之不果鑒章華之召災悟阿房之速禍
誥誓則念一時之失信耽玩則覺褻耽之惑我征伐

則量力度時不令百里有號泣之憤誅戮則逆情任
理不使鴟夷有抱枉之魂鑒操形之社伯惟人立之
呼豕廢嫡則戒晉獻之巨惑立庶則念劉表之殄祀
蒐畋則樂失獸而得士識弛網而悅遠偏愛則慮袖
蜂之謗巧飛燕之專寵獨任則悟鹿馬之作威恭顯
之惡直納策則思漢祖之吐哺孝景之誅錯旨甘之
進則䟽儀狄容悅姑息則沈欒盈除蒸子之諂親放
麋之仁鑒白龍以輕脫觀羸以節無厭防人彘之變
於六宮之中止汗血之求於絕域之外除惡犬以遭

酒醕之患市馬骨以招追風之駿軾怒龍以勸勇避
螳螂以勵武聆公廬之讜言容保申之正直剔腹背
無益之毛攬六翮凌虛之用烹如簣以謚司原之箴
折菀渚以廸梁伯之美放舟姬以弭婉孌之迷退子
瑕以杜餘桃之惑藏淵中之魚操利器之柄勿憚徒
薪之煩以省焦爛之費鼓廉耻之陶冶明考試之準
的怒不越法以加虐喜不踰憲以厚遺割情於所愛
而有犯者無赦採善於所憎而有勞者不逸傾下以
納忠聞逆耳而不諱廣乞言於誹謗雖委抑而不距

掩細瑕而錄大用忘近惡而念遠功使夫曹劇孟明
有修來之効魏尚張敞立雪耻之績射鈎之賊臣著
匡合之弘敷釋縛之左車吐止戈之高策則鵠臬化
爲鴛鴦邪僞變成忠貞芳穎秀於斥鹵夜光起乎泥
濘刻鈍載胥九功允諧西面逡巡以延師友之才尊
事老叟以敦孝悌之行是以淵騫者仰赴山棲者俯
集炳蔚內弼矯闕外御政得於上而物傾於下惠發
乎邇而澤邁乎遠明哲宣力於攸蒞黔庶讓畔於藪
澤爾乃蠲茲章之法令振太和之清風蒲輪玉帛以

抽丘園之俊民元凱畢集以究論道之損益戒牧羊
之多人及不酤之至醇張仁讓之闡杜華競之津旌
義正之操弘道素之格使附德者若潛萌之悅甘雨
見歸者猶行潦之赴大川黎民安之若綠葉之綴修
柯左衽仰之若衆星之繫北辰是以七政不亂象於
玄極寒溫不謬節而錯集四靈備觀芝華灼甘露淋
灑以膏墜嘉穗姍而盈箱丹甦逐於神潢玄厲拘於
廣朔百川無沸騰之異南箕謐偃禾之暴物無詭時
之凋人無嗟慨之響囹圄虛陳五刑寢厝正朔所不

郅一作升

加冕紳所不暨氈裘皮服山棲河窳莫不含歡草面
感和重譯靈禽貢於彤庭瑤環獻自西極員首還善
猶氤氲之順勁風要荒承指若響亮之和絕音誠到
隆之盛致三五之軌躅也故能回廟祧於罔極繁本
枝乎百世矣夫根深則末盛矣下樂則上安矣馬不
調造父不能超千里之迹民不附唐虞不能致同天
之美馬極則變態生而傾僨惟憂矣民困則多離叛
而禍必振矣可不戰戰以待旦乎可不慄慄而慮危
乎人主不澄思於治亂不深鑒於亡徵雖目分百尋

推一作摧

一本无方字

之秋毫耳精八音之清濁文則琳琅墮於筆端武則
鈎銘居額切推於指掌心苞萬篇之誦口播濤波之辯
猶無補於土崩不救乎瓦解也何者不居乎大而務
其細滯乎下人之業而闔元本之端也誠能事過乎
儉臨深履永居安不忘乘奔之戒處存不廢慮亡之懼
操綱領以整毛目握道數以御衆才韓白畢力以折
衝蕭曹竭能以經國介一人之心致其杲毅謀夫協
思進其長筭則人主雖從容玉房之內逍遙雲閣之
端羽爵腐於甘醪樂人疲於弁屨猶可以垂拱而任

賢高枕以責成何必居茅茨之狹陋食薄味之大羹
躬監門之勞役懷損命之辛勤然後可以惠流蒼生
道洽海外哉昏惑之君則不然焉其爲政也或仁而
不斷朱紫混漫正者不賞邪者不罰或苛猛慘酷或
純威無恩刑過乎重不恕不逮樓露基頽危猶巢幕
而自比於天日擬同於泰山謂克明俊德者不難及
小心翼翼者未足筭也於是無罪無辜淫刑以逞民
不見德唯戮是聞官人則以順志者爲賢擢才則以
近習者爲前上宰鼎列委之母后之族專斷顧問決

小作瓊

之阿諂之徒所揚引則遠九族外親而不簡其器幹
所信仗則在於小才曲媚而憎乎方直所抑退則從
雷同而不察之以情所寵進則任美談而不考其績
用掌要治民之官御戎專征之將或貪汙以壞所在
矣或營私以亂朝廷矣或懦弱以敗庶事矣或懼怯
以失軍利矣終於不覺不忍黜斥猶加親委冀其晚
効器小任大遂及於禍良才遠量無援之士或披褐
而朝隱或沉淪於窮否懷道括囊展力莫由陵替之
災所以多有也又經典規戒弗聞不覽玩弄褻宴是

造一作進

士一作武

就是務高樓觀而下道德廣苑囿而狹招納深池沼
而淺恩信悅狗馬而惡蹇諤貴珠玉而賤智略豐綺
紈而約惠澤緩賑濟而急聚歛勤畋戈而忽稼穡重
兼并而輕民命進優倡而退儒雅厚嬖幸而薄戰士
流聲色而忘庶事先酣遊而後聽斷數苦役而踈犒
賜工造費好不急之器圈聚食肉靡穀之物然則危
亡不可以怨天微弱不可以尤人也夫吉凶由已湯
士豈一哉昔周文掩未埋之骨而天下稱其仁殷紂
剖比干之心而四海疾其虐望在具瞻毀譽尤速得

失之舉不在多也。凡譽重則蠻貊懷而不可以虛索也。毀積卽華夏離心而不可以言救也。是以小善雖無大益而不可不爲。細惡雖無近禍而不可不去也。若乃肆情縱欲而不與天下共其樂。故有憂莫之恤也。削基憎峻而不覺下墮。則上崩。故傾頽莫之扶也。於是轡策去於我手。神物假而不還。力勤財匱。民不堪命。衆怨於下。天怒於上。田成盜全。齊於帷幄。姬昌取有殷於西鄰。陳吳之徒。奮劍而大呼。劉項之倫。揮戈而颺。駭雲梯乘於百雉之上。皓刃交於象魏之下。

憎一作增

閣下缺字一本
作所字

飛鋒內薦。禁兵外潰。而乃憂悲以思。邈世之大賢。擁篲以延巖棲之智士。慕伊呂於嵩岫。招孫吳於草萊。拜昌言而罔思。嘉算而莫問。猶大厦旣燔而運水於滄海。洪潦陵室而造船於長洲矣。夫巍巍之稱。不可驕吝。構而東嶽之封。未易以恣欲修也。上聖兼策載馳。猶懼不逮前。而庸主緩步。按轡而自以爲過之。或於安而思危。或在嶮而自逸。或功成治定而匪怠。匪荒。或綴旒累卵而不覺不寤。不有辛癸之沒溺。曷用貴欽明之高濟哉。念茲在茲。庶乎庶乎。

臣節卷第六

抱朴子曰昔在唐虞稽古欽明猶俟羣后之翼亮用
臻巍巍之成功故能熙帝之載庶績其凝四門穆穆
百揆時序蠻夷無猾夏之變阿閣有鳴鳳之巢也喻
之元首方之股肱雖有尊卑之殊邈實若一體之相
賴也君必度能而授者備乎覆餗之敗臣必量才而
受者故無流放之禍夫如影如響俯伏惟命者偷容
之尸素也違令犯顏蹇蹇匪躬者安上之民翰也先
意承指者佞諂之徒也匡過弼違者社稷之體也必

將伏斧鑕而正諫據鼎鑊而盡言忠而見疑諍而不
待者待放可也必死無補將增主過者去之可也其
動也匪訓典弗據焉其靜也匪憲章弗循焉請託無
所容中繩不顧私明刑而不濫平所恨審賞而不加
諸附已不專命以招權不含洩而談潔進思盡言以
糾謬退念推賢而不蔽夙興夜寐感庶事之不安也
儉躬約志若策奔於薄冰也納謀貢士不宣之於口
非義之利不棲之乎心立朝則以砥矢爲操居已則
以羔羊爲節當危值難則棄家而不顧秉衡執銓則

糾一作不

平懷而無彼此儀蕭曹之指揮羨張陳之奇畫追周勃之盡忠准二鮑之直視蹈嬰弘之節儉執恬毅之守終甘此要離炙身之分戒彼韓英失忠之禍出不辭勞入不數功歸勲引過讓以先下專誠祗慄恒若天威之在顏也宵夙處蹕有如湯鑊之在側也負荷寄託則以伊周爲師表宣力四方則以吉召爲軌儀送往視居則竭忠貞而不迴搏噬千紀則若鷹鷂之驚鳥雀蕃汗疆場則慕魏絳李牧之高蹤蒞衆撫民則希文翁信臣之德化夫忠至者無以爲國况懷智

矩一作道

以迷上乎義督者滅祀而無憚况黜辱之敢辭乎故能保勞貴以顯親託良哉於輿歌昆吾彝器能者鐫勲皐陶后稷亦何人哉抱朴子曰人臣勲不弘則耻俸祿之虛厚也績不茂則羞命之妄高也履信思順天人攸贊畏盈居謙乃終有慶舉足則蹈矩度抗手則奉繩墨褒重雖淹留而悔辱亦必遠矣若夫損上以附下廢公以營私阿媚曲從以水濟水君舉雖謬而諂笑贊善數進玩好陷主於惡巧言毀政令色取悅上蔽人主之明下杜進賢之路外結出境之交內

樹背公之黨雖才足飾非言足飾非文過專威若趙高擅朝如董卓未有不身膏剡鋒家靡湯火者也然而愚瞽倉正卽邪違真侶僞親覽傾覆不改其軌殃禍之集匪降自天也抱朴子曰臣喻股肱則手足也履水執熱不得辭焉是以古人方之於地掘之則出水泉樹之則秀百穀生者立焉死者入焉功多而不望賞勞瘁而不敢怨審識斯術保已之要也抱朴子曰臣職分則給可統廣則多滯非責獲之壯不可以舉兼人之重非萬夫之特不可以總獨異之局韓侯所以罪侵冒之典子元所以懼不勝之禍也若乃才力

貪

絕倫文武兼允人有腹心之高筭出有折衝之遠畧雖事殷而益舉兩循而俱濟舍之則憂倫敦委之而無其人難者兼之可也非此器也宜自忖引轅若載重鈔不及矣常人賞榮不慮後患身旣溺而禍逮及君親不亦哀哉人皆辭斧斤所以未開而莫讓攝官所不堪嗟乎陳李所以作戒於力少而子房所以高蹈於挹盈也

抱朴子曰：翔集而不擇木者，必有離巢之禽矣；出身而不料時者，必有危辱之士矣。時之得也，則飄乎猶應龍之覽景雲；時之失也，則蕩然若巨魚之枯崇陸。是以智者藏其器以有待也，隱其身而有爲也。若乃高巖將實，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掬壤所遏。則不苟且於乾沒，不投險於僥倖矣。抱朴子曰：周公之攝王位，伊尹之黜太甲，霍光之廢昌邑，孫琳之退少帝，謂之舍道用權以安社稷。然周公之放逐，狼跋流言；載路伊尹，終於受戮。大霧三日，霍光幾於及身。家亦

尋滅。孫琳桑蔭未移，首足異所，皆笑音未絕而號跳已及矣。夫危而不持，安用彼相？爭臣七人，無道可救，致令王莽之徒，生其姦變。外引舊事以飾非，內包豺狼之禍心。由於伊霍基斯亂也。將來君子，宜深鑒茲矣。夫廢立之事，小順大逆，不可長也。召王之譎已見，貶抑况乃退主，惡其可乎？此等皆計行事成，徐乃受殃者耳。若夫陰謀始權而貪人賣之，赤族殄祀而弛家封者，亦不少矣。若有姦佞翼成驕亂，若桀之干辛，推峻凡氏切張口也紂之崇侯，惡來厲之黨也。改置忠良，不

一本而請乙

抱朴子 卷之一
亦易乎除君側之衆惡流凶族於四裔擁兵持疆直
道守法嚴操柯斧正色拱絕明賞必罰有犯無赦官
賢任能唯忠是與事無專權而請後行君有違謬據
理正陳戰戰兢兢不忘恭敬使社稷永安於上已身
無患於下功成不處乞骸告退高選忠能進以自代
不亦綽有餘裕乎何必奪至尊之璽綬危所奉之見
王哉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廢則天亦可改父亦可
易也功益世者不賞威震主者身危此徒戰勝攻取
勦勞無二者是猶鳥盡而弓棄兔訖而犬烹况乎廢

王一作主

人一本作之

退其君而欲後主之愛已是不奚異夫爲人子而舉其
所生捐之山谷而取他人養之而云我能爲伯俞曾
參之孝但吾親不中奉事故棄去人雖享三牲昏定
晨省豈能見憐信邪霍光之徒雖當時增班進爵賞
賜無量皆以計見崇豈斯人之誠心哉夫納棄妻而
論前壻之惡買僕虜而毀故主之暴凡人庸夫猶不
平之何者重傷其類自然情也故樂羊以安忍見踈
而秦西以過厚見親而世人誠謂湯武爲是而伊霍
爲賢此乃相勸爲逆者也又見廢之君未必悉非也

或輔翼少主作威作福罪大惡積慮於爲後患及尚持勢因而易之以延近局之禍規定策之功計在自利未必爲國也取威既重殺生決口見廢之主神器去矣下流之罪莫不歸焉雖知其然孰敢形言無東牟朱虛以致其計無南史董狐以證其罪將來今日誰又理之獨見者乃能追覺桀紂之惡不若是其惡湯武之事不若是其美也方策所載莫不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春秋之義天不可讎大聖著經資父事君民生在三奉之如一而許廢立之事開不道之端下

下惡一作甚

陵上替難以訓矣俗儒沉淪鮑肆困於詭辯方論湯武爲食馬肝以彈斯事者爲不知權之爲變貴於起善而不犯順不謂反理而叛義正也而前代立言者不折之以大道使有此情者加夫立剡鋒之端登方崩之山非所以延年長世遠危之術雖策命暫隆弘賞暴集無異乎犧牛之被紋繡淵魚之愛莽麥渴者之資口於雲日之酒饑者之取飽於鬱肉漏脯也而屬筆者皆共褒之以爲美談以不容誅之罪爲知變使人於悒而永慨者也或諫余以此爲傷聖人必見

饑貶余答曰舜禹歷試內外然後受終文祖雖有好傷聖人者豈能傷哉昔嚴延年廷奏霍光爲不道于時上下肅然無以折也況吾爲世之誠無所指斥何慮乎常言哉

時難卷第八

抱朴子曰盡節無隱者可爲也若夫使言必納而身必安者須待時之否者也夫姦凶之徒跼所不逮擁上抑下惡直醜正憂畏公方之彈擊邪枉是以務除勝已以紆其誅明主不世而出庸君迷於皂白旣不

能受用忠益或乃宣泄至言於是弘恭石顯之徒飾巧辭以搆象似假公以售私姦今獻長生之術者反獲立死之罪進安上之計者旋受危身之禍故曰非言之難也談之時難也夫以賢說聖猶未必卽受故伊尹于湯至於七十也以智告愚則必不入故文王諫紂終於不納也言不見信猶之可也若乃李斯之誅韓非龐涓之刖孫臏上官之毀屈平袁盎之中晁錯不可勝載也爲臣不易豈一塗也哉蓋往而不反者所以功在身後而藏器俟時者所以百無一遇高

勲之臣曠代而一有陷水之徒委積乎史策悲夫時
難遇也如此其甚哉由茲以言吾知渭濱呂尚之儔
巖間傳說之屬懷其王佐之器抱其邈世之材秉竿
擁築老死於庸兒之伍而遂不遭文王高宗者必不
訾矣

官理卷第九

抱朴子曰駉駉之騁逸迹由造父之御也禹稷之序
百揆遭唐虞之主也故能不勞而千里至揖讓而頌
聲作若乃臧獲之乘驕驥殷辛之臨三仁欲長驅騶

則轡急轅逼欲盡規竭忠則禍如發機所以車傾於
險塗國覆而不振也故良駿敗於拙御智士躓於闇
世仲尼不能止魯侯之出晏嬰不能遏崔杼之亂其
才則是主則非也夫君猶器也臣猶物也器小物大
不能相受矣髻孺背千金而逐蛺蝶越人棄八珍而
甘鼃黽卽患不賞好義病不識要矣夫不用則雖珍
而不貴矣莫與則傷之者必至昔衛靈聽聖言而數
驚秦孝聞高談而恐睡而欲緝隆平之化牧良能之
勲猶却行以逐馳適楚而首燕也

恐睡一作睡寐

務正卷第十

抱朴子曰南溟引朝宗以成不測之深玄圃崇木石以致極天之峻大厦凌霄賴群僚之積輪曲轅直無可闕之物故元凱之佐登而格天之化洽折衝之才周則逐鹿之姦寢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衛靈所以雖驕恣而不危也象力并則萬鈞不足舉也群智用則庶績不足康也故繁足者死而不弊多士者亂而不亡然劔戟不長於縫緝錐鑽不可以擊斷牛馬不能吠守鷄犬不任駕乘役其所長則事無廢功避

周一作用

其所短則世無棄材矣

貴賢卷第十一

美一作美

抱朴子曰舍輕艘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輔而美隆乎者未聞其有成也鴻鸞之凌虛者六翮之力也淵虬之天飛者雲霧之借也故招賢用才者人主之要務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樂治定而忽智士者何異欲致遠塗而棄騏驎哉夫拔丘園之否滯舉遺漏之幽人職盡其才祿稱其功者君所以待賢也勤夙之在公竭心力於百揆進善退

惡知無不爲者臣所以報知已也世有隱逸之民而無獨立之主者士可以嘉遁而無憂君不可以無臣而致治是以傳說呂尚不汲汲於聞達者道德備則輕王公也而殷高周文乃夢想乎得賢者建洪勛必須良佐也患於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不識稼穡之艱難不知憂懼之何理承家繼體蔽于崇替所急在乎侈靡至務在乎游宴般于畋獵洎于酣樂聞淫聲則驚聽見艷色則改視役聽用明止此二事鑒澄人物不以經神唯識玩弄可以悅心志不知奇

士可以安社稷犀象珠玉無足而至自萬里之外定傾之器能行而淪乎四境之內二豎之疾旣據而募良醫棟橈之禍已集而思謀夫何異乎火起乃穿井覺饑而占田哉夫庸隸猶不可以不拊循而卒盡其力安可以無素而暴得其用哉

任能卷第十二

或曰尾大於身者不可掉臣賢於君者不可任故口不容而強吞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委仗之者見輕抱朴子曰詭哉言乎昔者荆子總角而攝相事實賴二

十五老臻乎惠康子賤起家而治大邦實由勝已者
多而招其弘益齊桓殺兄而立烏獸其行被髮羹酒
婦閭三百委政仲父遂爲霸宗夷吾旣終禍亂亟起
魯用季子二十餘年內無牝政外無侵削人之亡沒
殄瘁響集豈非才所不遠其功如彼自任其事其禍
如此乎漢高決策於玄幃定勝乎千里則不如良平
治兵多而益善所向無敵則不如信布兼而用之帝
業克成故疾步累趨未若託乘乎逸足尋飛逐走未
若假伎乎鷹犬夫勁弩難發而可以摧堅遠遠大艦
難乘而可以致重濟深猛將難御而可以折衝拓境
高賢難臨而可以攸叙彝倫昔魯哀庸主也而仲尼
上聖不敢不盡其節齊景下才也而晏嬰大賢不敢
不竭其誠豈有人臣當與其君校智力之多少計局
量之優劣必須堯舜乃爲之役哉何事非君何使非
民耻令其君不及唐虞此亦達者之用心也

欽士卷第十三

抱朴子曰由余在戎而秦穆惟憂楚殺得臣而晉文
乃喜樂毅出而燕壞種蠡入而越霸破國亡家失士

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哉柳惠之墓猶挫元冠之銳況於坐之於朝廷乎干木之隱猶退踐境之攻況於置之於端右乎郅都之象使勁虜振懼孔明之尸猶令大國寢鋒以此禦侮則地必不侵矣以此率師則主必不辱矣是明主旅東帛於窮巷揚滯羽於瘁林飛翹車於河梁闢四門而不倦不吝金璧不遠千里不憚屈已不恥卑辭而以致賢爲首務得士爲重寶舉之者受上賞蔽之者爲竊位故公旦執贄於白屋秦邵拜昌於張生鄒子涉境而燕君擁

雪莊周末食而趙惠竦立晉文接亥唐却痺而坐不敢正齊侯之造稷丘雖頻繁而不辭其勞定王受笞於保申簡公甲於公廬彼雖降高抑滿以貴下賤終亦并目以遠其明假耳以廣其聰龍騰虎踞宜其然也

用刑卷第十四

真六

抱朴子曰莫不貴仁而無能純仁以致治也莫不賤刑而無能廢刑以整民也咸云明后御世風向草偃道洽化醇安所用刑余乃論之曰夫德教者黼黻之

祭服也。刑罰者，捍刃之甲冑也。若德教治，狡暴猶以
黼黻御剡鋒也。以刑罰施平世，是以甲冑升廟堂也。
故仁者養物之器，刑者懲非之具。我欲利之，而彼欲
害之，加仁無悛，非刑不止。刑爲仁佐，於是可知也。譬
存玄胎息，呼吸吐納，含景內視，熊經鳥伸者，長生之
術也。然艱而且遲爲者，尠成；能得之者，萬而一焉。病
篤痛甚，身困命危，則不得不攻之，以鐵石治之，以毒
烈若廢和鵠之方，而慕松喬之道，則死者衆矣。仁之
爲政，非爲不美也。然黎庶巧僞，趨利忘義，若不齊之

以威，糾之以刑，遠羨義農之風，則亂不可振，其禍深
大，以殺止殺，豈樂之哉！八卦之作，窮理盡性，明罰用
獄，著於噬嗑，繫以徽纆，存乎習坎。然用刑其來尚矣。
逮於軒轅，聖德尤高，而躬親征伐，至於百戰，僵尸涿
鹿，流血阪泉，猶不能使時無叛逆，載戢干戈，亦安能
使百姓皆良，民不犯罪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唐虞之
盛，象天用刑，竄殛放流，天下乃服。漢文玄默，比隆成
康，猶斷四百，鞭死者多。夫匠石不舍繩墨，故無不直
之木；明主不廢戮罰，故無凌遲之政也。蓋天地之道，

去一作閑
下勸一作觀
濟一作齊

于

不能純仁故青陽闡陶育之和素秋厲肅殺之威融
風扇則枯瘁攄藻白露凝則繁英彫零是以品物阜
焉歲功成焉溫而無寒則蟬動不蟄根植冬榮寬而
無嚴則姦宄並作利器長守故明賞以存正必罰以
去邪勸沮之器莫此之要勸民設教濟其寬猛使懦
不可狎剛不傷恩五刑之罪至千三千是繩不可曲
也司寇行刑君爲不舉是法不可廢也繩曲則姦回
萌矣法廢則禍亂滋矣亡國非無令也患於令煩而
不行敗軍非無禁也患於禁設而不止故象憲彌蔓

處一作虔
必一作不

而下黷其上夫賞貴當功而不必重罰貴得罪而不
必酷也鞭朴廢於家則僮僕怠惰征伐息於國則群
下不處愛待敬而必故制禮以崇之德須威而久立
故作刑以肅之班倕不妄規矩故方圓不戾於物明
君不釋法度故機詐不肆其巧唐虞其仁如天而不
原四罪姬公友于兄弟而不赦二叔仲尼之誅正卯
漢武之殺外甥垂淚惜法蓋不獲已也故誅一以振
萬損少以成多方之櫛髮則所利者衆比於割疽則
所全者大是以炙刺慘痛而不可止者以痊病也刑

法凶醜而不可罷者以救弊也六軍如林未必皆勇
排鋒陷火人情所憚然恬顏以勸之則投命者數斷
斬以驅則莫不奮擊故役歡笑者不及叱咤之速用
誘悅者未若刑戮之齊是以安于感深谷而嚴其法
衛子疾棄灰而峻其辟夫以其所畏禁其所翫峻而
不犯全民之術也明病之術者杜未生之疾達治亂
之要者遏將來之患若乃以輕刑禁重罪以薄法衛
厚利陳之滋章而犯者彌多有似穿窬以當路非仁
人之用懷也善爲政者必先端此以率彼治親以整

疎不曲法以行意必有罪而無赦若石碯之割愛以
滅親晉文之忍情以斬頡故仁者爲政之脂粉刑者
御世之轡策脂粉非體中之至急而轡策須臾不可
無也肅恭少怠則慢情已至威嚴暫弛則群邪生心
當怒不怒姦臣爲虎當殺不殺大賊乃發水久壞河
山起咫尺尋木千丈始于毫末鑽燧之火勺水所滅
鵠卵未孚指掌之所靡及其乘衝颺而燎巨野奮六
羽以凌朝霞則雖智勇不能制也故明君治難於其
易去惡於其微不伐善以長亂不操柯而猶豫焉然

則刑之爲物國之神器君所自執不可假人猶長劍不可倒捉巨魚不可脫淵也乃崇替之所由安危之源本也田常之奪齊六卿之分晉趙高之弑秦王莽之篡漢履霜堅冰由來漸矣或永歎於海濱或拊心乎望夷禍延宗祧作戒將來者由乎慕虛名於往古忘實禍於當已也或人曰刑辟之興蓋存叔世立人之道唯仁與義我清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烹鮮之戒不欲其煩寬以愛人則得衆悅以使人則下附故孟子以體仁爲安楊子雲謂申韓爲屠宰夫

上煩一作指

正一作政

繁策急轡非造父之御嚴刑峻罰非三五之道故有虞手不煩揮口不煩言恭已南面而治化雍熙矣宓生正以率俗彈琴詠詩身不下堂而漁者膏肓矣必能厚惠薄歛救之擢滯舉賢任才勸穡省用招携以禮懷遠以德陶之以成均治之以庠序化上而興善者必若靡草之逐驚風洗心而革面者必若清波之滌輕塵朝有德讓之群后野無犯禮之軌躅園土可以虛無楚草可以永格何必賞罰可以爲國乎抱朴子答曰易稱明罰敕法書有哀矜折獄爵人於朝刑

永一作求

人於市有自來矣。豈從叔世多仁則法不立。威寡則下侵上。夫法不立則庶事汨矣。下侵上則逆節萌矣。至醇既澆於三代。大樸又散於秦漢。道衰於疇昔。俗薄乎當今。而欲結繩以整姦欺。不言以化狡猾。委轡策而乘奔馬於險塗。舍柁櫓而汎虛舟以凌波。盤旋以逐走盜。揖讓以救災火。斬梟錯以却七國。舞干戈以平赤眉。未見其可也。蓋三皇步而五帝驟。霸王以來載馳載騖。當其弊也。吏欺民巧。寇盜公行。髡鉗不足以懲無恥。族誅不能以禁覬覦。重目以廣視。累耳

以遠聽。抗燭以理滯事。焦心以息奸源。而猶市朝有吁嗟之音。邊鄙有不聞之枉。作威作福者。或發乎瞻視之下。凶家害國者。或構乎蕭牆之內。而欲以太旻之道。治偷薄之俗。以晝一之歌。救鼎沸之亂。非識因革之隨時。明損益之變通也。所謂刻舟以摸遺劍。參天而射五步。擯犀兕之甲。以涉不測之淵。衫却寒之裘。以禦鬱隆之暑。踵之解結。顧之搔背。其爲憤憤。莫此之劇矣。但當先令而後誅。得情而勿喜。使伯氏無怨於失邑。虞芮知恥而無訟。而若強暴掩容。操繩而

不憚誘於含垢草蔓而不除恃藏疾之大言忘膏肓之近急何異焦喉之渴切身而遙指滄海於萬里之外滔天之水已及而方造舟於長洲之林安得免夸父之禍脫淪水之害哉世人薄申韓之實事嘉老莊之誕談然而爲政莫能錯刑殺人者原其死傷人者赦其罪所謂土拌瓦截無救朝饑者也道家之言高則高矣用之則弊遼落迂濶譬猶千將不可以縫線巨象不可使捕鼠金丹不能凌陽侯之波玉馬不任騁千里之迹也若行其言則當燔桎梏隳囹圄罷有

放一作牧

者一作有

司滅刑書鑄干戈平城池散府庫毀符節撤關梁措衡量膠離朱之目塞子野之耳汎然不繫反乎天放不訓不營相忘江湖朝廷聞爾若無人民則至死不往來可得而論難得而行也俗儒徒聞周以仁興秦以嚴亡而未覺周所以得之不純仁而秦所以失之不獨嚴也昔周用肉刑刖足劓鼻盟津之令後至者斬畢力賞罰誓有孥戮考其所爲未盡仁也及其叔世罔法翫文人主苛虐號令不出宇宙禮樂征伐不復由已群下力競還爲長蛇伐本塞源毀冠裂冕或

抱朴子 卷之一
 沉之於漢或流之於秦失柄之敗由於不嚴也秦之
 初興官人得才衛鞅由余之徒式法於內白起王翦
 之倫攻取於外兼弱攻昧取威定霸吞噬四鄰咀嚼
 辟雄拓地攘戎龍變虎視實賴明賞必罰以基帝業
 降及叔季驕於得意窮奢極泰加之以威虐築城萬
 里離宮千餘鍾鼓女樂不徙而具驪山之役太半之
 賦間左之戎坑儒之酷北擊獫狁虛檢南征百越暴
 兵百萬動數十年天下有生離之哀家戶懷怨曠之
 歎白骨成山虛祭布野徐福出而重號眺之讎趙高

入而屯豺狼之黨天下欲反十室九空其所以亡豈
 由嚴刑此為秦以嚴得之非以嚴失之也具刑刃地
 巧人以自成拙者以自傷為國有道而助之以刑者
 能令慝偽不作凶邪改志若網絕網索得罪于天用
 刑失理其危必速亦猶水火者所以活人亦殺人存
 乎能用之與不能用夫癥瘕不除而不修越人之術
 者難圖老彭之壽也姦黨實繁而不嚴彈遠之制者
 未見其長世之福也但當簡于張之徒任以法理世
 選趙陳之屬委以案刻明主留神於上忠良盡誠於
 抱朴子 卷之一

不見不善則若鷹鷂之搏鳥雀覩亂萌則若薙

他計切

田之芟蕪薙

於吠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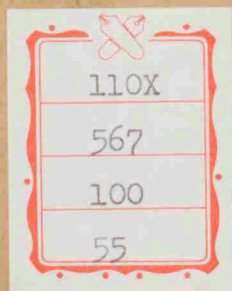
慶賞不謬加而誅戮不失罪則太

乎之軌不足廸令而不犯可庶幾廢刑致治未敢謂然也或曰然則刑罰果所以助教興善式遏軌忒也若夫古之肉刑亦可復與抱朴子曰曷爲而不可哉昔周用肉刑積祀七百漢氏廢之年代不如至於改以鞭笞大多死者外有輕刑之名內有殺人之實也及於犯罪上不足以至死則其下唯有徒謫鞭杖或遇赦令則身無損且髡其更生之髮撻其方愈之創

上於一作次

殊不足以懲次死之罪今除肉刑則死罪之下無復中刑在其間而於死罪不得不止於徒謫鞭杖是輕重不得不適也又犯罪者希而時有耳至於殺之則恨重而鞭之則恨輕犯此者爲多今不用肉刑是次死之罪常不見治也今若自非謀反大逆惡于君親及用軍臨敵犯軍法者及手殺人者以肉刑代其死則亦足以懲示凶人而刑者猶任坐役能有所爲又不絕其生類之道而終身殘毀百姓見之莫不寒心亦足使未犯者肅慄以彰示將來乃過於殺人殺人

非不重也。然辜之三日行埋棄之。不知者眾。不見者多也。若夫肉刑者之爲標戒也多。昔魏世數議此事。諸碩儒達學。洽通殷理者。咸謂宜復肉刑。而意異者。駁之皆不合也。魏武帝亦以爲然。直以二陸未賓。遠人不能統。至理者卒聞中國。別人肢體。割人耳鼻。便當望風。謂爲酷虐。故且權停。以須四方之并耳。通人楊子雲亦以爲肉刑宜復也。但廢之來久矣。坐而論道者。未以爲急耳。



110X

567

100

55